

三
17

OhLT 1067/4208

1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1 1932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學四

存養

持敬附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或曰惟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問有言求中於

性理大全書

卷之四十六

存養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
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
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
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
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
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
礙左右逢其原也○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
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
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

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應養
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
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
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
持養底氣象也○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
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
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
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
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

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熟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聖人不託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問獨處一室或行

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湏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
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
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
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
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
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
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
之要若不如是存養終不爲己物也○今之學者

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且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
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唯存養
熟道理明習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
進亦不易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
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
主張始得○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纔出
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
得更做甚麼人

一云如何
做得事成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

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人精神飛揚
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進
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只外
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功夫間斷心便外馳
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人昏時便是不明
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
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
客慮○人常湏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
擔百十斤擔相似湏硬著筋骨擔○大抵是且收
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

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
件便只是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
時心便只在坐上○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
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
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
於義理上重須是教我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
低昂即見得義理自來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
於物欲自無暇及之至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
宰縱說得亦何益○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
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又做甚麼用○今於日用

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哉然這便是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
便自見得分曉是的便是天理非的便是逆天理
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
人若要刷洗舊習都淨了却云理會此道理者無
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
見從此便去窮理○大槩人只要求箇放心日夕
常照管今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存心只
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

在○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
費力○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
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
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
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
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明
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工
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
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平居須是儼然若
思○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哉只如

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
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
以自得矣苟追急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
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大凡
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
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
卽爲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
養無須更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
庶幾矣哉○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
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邪○人心

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
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
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心須常令有所
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
如日月要開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開心却閑
有所主○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學者工夫
且去剪裁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
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
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
力則反不是○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

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
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
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
之際亦甚明審易爲着力○問心要在腔子裏若
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
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
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人
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
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
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其嘗謂

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
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
去如何得會長進○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
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衮做
甚麼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以敬爲主則內
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
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
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
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
住乎○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

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今之人知求鷄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

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日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絕斷了○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

有向成之期纔方乳保却每日瀑露於風日之中
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問伊川謂敬
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
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古人直自
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
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
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
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徹下之
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或謂人心
紛擾時難把捉曰直箇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

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
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戒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
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
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
隨他去這箇湏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
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又
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
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自
家却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問某
平時所爲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

性理大全 卷四十六
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牠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湏待已發然後用工也○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

之中孔子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湏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却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

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
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
無空階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
間亦以精一爲戒也○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
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于只纔整
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
自一○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
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
自固不費氣力也○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放
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

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
夫要切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
哉○答張敬夫書曰來喻所謂學者先須察識
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
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
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
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
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
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
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

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覩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

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

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
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
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此心此
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
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
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
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
功夫互相發耳

山陸氏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又離其門
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

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
四端而自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
患在人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
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
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
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
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
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
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
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耳

齊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竒非敬也要知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以下論持敬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

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

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

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王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旦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爲中也○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

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惰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張子曰學者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敬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齊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
○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却着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着靜不

妨人雖是卓立中坐不得執一邊○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就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
聖敬曰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堯是初頭出治
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
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
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
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
主一之謂敬敬直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
解要知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
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敬字工夫乃聖門
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真

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
和之間○敬則並理具在○聖人言語當初未嘗
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
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
敬有甚物只如與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
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
恁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
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
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人性本明如寶

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一由已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聖賢言一而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人賓客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

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是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

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看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

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心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似箇畏字相似○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

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學園不在乎讀書然
 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會無書
 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
 埋會這一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着些精
 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為
 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關聚底道
 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
 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
 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

緝如緝麻之
緝連緝不也

之意熙則
訓明字

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
 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
 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
 纔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
 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周先生只
 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
 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
 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
 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
 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

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
放心處有功則猶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
惺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
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敬字前輩多輕說
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心
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人之爲
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
之語只此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
之自然剛健有力○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
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
不存○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
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
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只敬則心便一○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敬
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
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
也退聽○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
在這裏○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爲
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

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問
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敬則天理常明自
然人欲懲窒消治○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
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心
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
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
恪動容貌整思慮正本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
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
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

問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敬何以用工曰只
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
敬在主一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嘿在
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
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
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
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
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
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
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

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問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一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感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曰謂主一兼動

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地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

子所言自不同○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
萬機須要並應曰一日萬機也無並應底道理須
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
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
道閑邪則固一矣旣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
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須用防他
則便惺了旣惺了不須更說防賊○或問閑邪主
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
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

有偏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問伊川云主一之
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
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
無窮矣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
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
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
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
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
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
其輕重可也○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功有

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程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

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問下手工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問靜時多爲思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

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因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問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湏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湏而后能故明道先生旣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旣得後便湏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展托之論又恐初學勢湏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斯二者孰從孰違曰二先生所論敬字湏該貫動

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湏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曾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曾中無事非敬不能故任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旣得後湏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旣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

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問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問敬而無失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不敬在事為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安

斂不待十分着意之辨而四體自然舒適着意安辨則難久而生病矣○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要會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問先持敬今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乃是敬貫動

靜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問敬通貫
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
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
一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
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
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
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
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
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
限這一句是緊要處○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

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
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
工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
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
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答胡廣仲書曰敬之
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
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
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
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
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

性理大全 卷四
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
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
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
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
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
見矣○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
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僞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
只是要窒○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
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
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

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
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
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
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敬如治田而灌溉之
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問持敬與克己工夫
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
他盡淨○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
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
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
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

有主邪自不能入○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
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
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
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
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
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做
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大凡學者須先理
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常要自省得纔省得便在
此或以爲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
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

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
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問一
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
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丟去把捉又添一箇要
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
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
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
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了
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
便在這裏○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

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學者所以不進緣是但知
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
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
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
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
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敬
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
以義辯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
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履

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我夾持循環無端則內
外透徹○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義只
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
眼見物便是義○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
若事物之來當辯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
義不是兩事○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
於彼而合宜之謂○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
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曰
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是非始格

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彌諸中彪諸外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今有人雖曾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處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靜收斂心

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主一又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真實敬自是嚴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夫做將去如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常惺惺數條無不通貫○或以此心不放動爲主敬之說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須是窮理○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括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

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答何鎬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諭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脩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

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又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今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劉敞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為難曰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

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溫公謂人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磐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中之有

視聞過而不周也愚意深疑五當諒此覺與精以
廷代此西以不辨立時之誠而致日限正夫與
之之烈計其覺者則以爲存而致辨之之善不覺
之限存而過者則以辨之之嚴也今代致覺而辨
視聞其整衣肅容五西以辨其以也又曰此心辨
却出以收何始致此察之慎味內心未敢昧辨而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七

學五

存養 持敬 靜附

南軒張氏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只敬便在此

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以下論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

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梟兀

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
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
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
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
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
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
敬焉卽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
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
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
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
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
之不同耳○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
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
多須反復玩味據日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
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旣應之後
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
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
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又曰所
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
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

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象何由意味深長乎

勉齊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燄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曾內事模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問前輩說

主一無適是說得已發時敬如惺惺收斂是未發時敬曰未須要辨不發已發且就自家心息之間幾番已發未發雖數千萬變豈無可辨且如一箇大鏡相似恁地光皎在這裏人來照著便隨他賦形人過去後這光皎者自若○敬是人之本體人惟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懼警畏正欲收拾他依元恁地○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爲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爲心事物未接心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

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一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爲近之誠能以

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怠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爲近之也蓋畏卽敬也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

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閑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論既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實物一般○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在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左便死了心纔在這裏

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始終本無界限閑靜無

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西山真氏曰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雜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卽所謂誠也敬是人

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於此○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秦漢而下諸儒皆不知敬爲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

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
○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
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
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
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
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
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
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
旣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

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
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
擎蹠曲拳正坐拱默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
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
謂敬此最精切

魯齊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
不畱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東萊嘗云
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
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是不敬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

路之問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悟也再問三問意若有所不足聖人語以堯舜猶病雖能已其問而子路猶未悟也嗚呼子路聖門高第弟子也果於從人勇於治已當時許其升堂後人尊之爲百世之師親承脩已以敬之誨於夫子而未能心受也況後聖人千數百載而掇拾其遺言者乎漢洛大儒嗣聖傳於已絕提敬之一字爲作聖之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新安大儒繼之直此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實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於

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敬也者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其但守此一言而可得也○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謂之德是德也雖同得於有生之初而或失於有生之後能得其所得而不失者君子也蓋德具於心者也欲不失其心豈有他術哉敬以持之而已矣昔子路問君子夫子以脩已以敬爲答敬也者所以成君子之德也堯舜禹之欽卽敬也傳之於湯爲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爲緝熙之敬夫子脩已以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於顏曾

子思孟子者也至于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功之始
終敬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遽聞主一無適之說
儻未之能且當由謹畏入事事知所謹而於所不
當爲者有不肯爲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當爲者
有不敢爲充不肯爲不敢爲之心而進退焉凡事
主於一而不二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
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敬則心存心存而一靜一
動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庶其得於心
而不失矣乎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

以下論靜

○學者患心慮紛亂

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
頭儘有商量○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
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
搖動

張子曰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
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
是靜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
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
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

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湏是靜坐方能收斂○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事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箒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湏看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着

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

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走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

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
得力湏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
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
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
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
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云
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
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
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
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
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湏自截從一處做去程

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
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心
於未遇事時湏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
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
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湏是收斂
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心要精一方靜時湏湛然
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
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
却別○靜便定熟便透○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
舍動如道路○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

物○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
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
靜○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
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
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
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爲此又欲爲彼此是動
時却無那靜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
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
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
動如人噓吸若噓而不吸則湏絕吸而不噓亦必

壅滯著不得噓者所以爲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
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
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
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問伊川
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
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主敬
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
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
亦豈求中之謂哉○答吳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

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着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着

身處也○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子細爲今工夫湏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爲學湏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

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

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息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

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入窻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

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

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出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

聖賢如此吾人曾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

聖賢

省察

程子曰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

不由欲而動矣○學始於不欺闇室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觀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着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項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首者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發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

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毒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

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致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已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

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睹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卽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七
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
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
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
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抵遏陰氣勿
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
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
久之自然成熟○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
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
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
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

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問存心曰非是別

將事物存心一

云非是活捉
物來存着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
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靜中
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
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
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
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文字講說得行而
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
靜爲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已
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
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
默意思踈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
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
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
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
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學
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
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心能喚醒則自不昏

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
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
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
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
在矣心旣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交相
養之道也○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
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
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
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内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

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念處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問凡人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問進德之方曰大

率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又問脩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處要去體察你平日用心是爲己爲人若讀較利祿便是爲人○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

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為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

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遂欲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曰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

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問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問橫渠先生調范吳之云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吳之請問橫渠云此非難悟設此語

意欲學者存意之不妥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曰橫渠先生之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忍不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

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快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意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閑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

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慾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功夫處蓋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選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

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星
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
一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
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
一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
一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
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
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
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
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

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旣曰若此其濯濯
也又曰萌蘖生焉旣曰日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
如說求放心心旣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
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
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
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
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
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

便克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象山陸氏曰人之資稟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勉齋黃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

魯齋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略也○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

失以縱情極欲為益已以存心養性為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為能保其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達且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八

學六

知行言行附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馬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

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
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
點意氣能得幾時子○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
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
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
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
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
蓋知之者難也○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
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能明善斯可謂明也
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學者識得仁體實有

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問
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不能知之
是以流於不同敢問其以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
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
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問致知力
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
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
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
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

性理大全 卷四十八
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盡得天
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湏要實到子孟子曰萬
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
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
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强恕而行求仁爲
近

和靖尹氏曰觀理湏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
之之實○知行常相湏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
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論知之與行

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
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
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
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
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致知力行用
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
湏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腳說○問湏
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
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
底而行有不揜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

一唯處○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又曰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堂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想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思索義理涵養本原○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

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纔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爲始也○人之爲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旣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纔畧晴被日頭畧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少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日間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

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
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
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
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
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
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人須做
工夫方有礙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
事只如居敬窮理兩事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
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此二者便是相妨
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持敬是窮理之本窮

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
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
便都散不聚在這裏○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
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
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
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
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
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將息克
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

到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
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
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
無所不用其極○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
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
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士患不知學知學
矣而不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
顧於私己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程子言學
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
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

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己方是己物
也○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
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
便說仁以行之○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
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
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
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
至至之知終終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
之類是也

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
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
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

皆在忠信脩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

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

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

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

之小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

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

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

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

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本天地萬物之理而一

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

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

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

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素亦豈能居然以去

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共知哉且易之所謂

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也如終而言者也以其

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以誰男唯女俞之時

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則由行此而又知其

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心之則由知至而又

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大學之書雖以格

性理大全 卷四十一 六

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不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一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

即是因為至論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哉予所以短喪者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迂之可以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而聞之況於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窮理既至則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必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空而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之既深而反有此

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問致知後須持養。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

南軒張氏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答吳晦叔書曰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箇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

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
且當據所與知者爲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
則知至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
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
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
坐于室想象跋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
所論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
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
爲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知有精粗行有
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

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
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
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
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
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
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
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
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
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

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
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
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
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
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
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
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狂而况下此者哉○
問呂伯恭說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須是
去踐履上做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須是
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若不致知將人欲做天

理亦不可知安知所謂私而去之須是知而後能
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方可○問聖門當學
誰曰學顏子為有準的顏子為人聖人教之不過
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
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能
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
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真箇到山
上則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也○致知力行
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
終恐無益

為有

不息自

人等

實地

實地

勉齋黃氏曰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
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
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物格知至者知
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
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
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
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
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
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
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

則如擿墮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
如弊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
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學問之道
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
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
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
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
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
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
歟○聖賢一言一字皆可歸法從之則吉違之則

凶緊要一著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曾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為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感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程子曰聖人之言冲

一作中

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以下論言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

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榘子曰聖人之言遠如

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

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

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

如是○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

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

變方是有功○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凡

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

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凡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張子曰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

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鍾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五峯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行慎則能堅其志言慎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曾襟流出非從頷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

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外而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人之學非原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

格其

聖人大中至

石物可盡

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
 強而已○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
 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為寶則人
 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甘則人不能以麩亂
 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
 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人要明理
 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後
 自有悟處○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
 ○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沛
 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理切切焉而不得其

所以
 君子能
 此

善學者取諸

一身以觀

天地

熱水寒

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多識於鳥獸草木
 所以明理也○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
 事理一致微顯同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
 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
 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
 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
 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
 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
 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

生理大全

卷四

七

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造道深
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
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知已知是
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
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
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
有意意有盡時○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

即水火自然
不蹈
真知自然行
不難
學者須是窮

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
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
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
不勝窮理則一也○所謂
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
被人將鎗石來喚作黃金
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後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
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
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

生理大全 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三百五十六

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爲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然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食及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瞶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

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椎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湏是著意不

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學聚問辯明善擇善
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爲學須是
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
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
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
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
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只爭箇知與不知爭
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安做好事到得見不好
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爭又似乎有箇做不好
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學者須

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灌溉若卒乍未有進
卽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
放着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
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聖賢教
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
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
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
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
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問窮理莫如隨事
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

於爲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却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問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除一句曰如此方始是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

得涵養箇甚○問去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

許多惡雜方可依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
來新意人多是一依那箇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
聰明見得不是一便翻了○理不是在前面別爲一
物卽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
譬如脩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
在外也○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
何曰不消說總會凡足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
地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
會者心也○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
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

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
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常在天地間只
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
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
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之則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
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
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

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這道理若見
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牽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
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牽馬鼻定是不得如說克
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
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
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
事却自以為安外來卒未相人底却有不安這便
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
緣是心粗○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不可去

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義理儘無窮前人恁
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直看儘入深儘
有在○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
小成而遽止也○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
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
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
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
件却將來排揆做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書涵
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
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著心胸不

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却好定著精神看一看○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義一作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

自去求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躬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

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感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

手處方就這重衣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諸心知所任靈刀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一女童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已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口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豁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

○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曰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

多所未明○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閒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不然不可移易始得不

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吐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淡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

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天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一畝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不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程子謂將這牙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

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一個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曾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見之雖若無大頭段增

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已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

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

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

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

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

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

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問以類

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

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問程子言覺悟

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

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聖賢所謂博學

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

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

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

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

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

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豕山陸氏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

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知說得勿忘兩字

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勉齋黃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說說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寡慾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存在方可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

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足致知雖曾顏不敢如此道晦翁云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著玩索日格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睿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

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
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
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
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
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
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
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